

簡  
通  
錄





光緒二十年重刊

簡通錄

蠡吾齋宅藏板



重刊簡通錄序

簡通錄者中山馬德章先生述之訓俗遺規者也訓俗遺規者桂林陳榕門先生所輯先生明體達用爲國朝名臣凡所彙纂類皆先正格言未嘗講經籍而無非經籍精液其諳諳於訓俗者亦欲人反其爲人而已德章先生擇其尤切近者訓釋之俾之簡而易從通而易行此簡通之所由名也是書刊於中山王宅畿輔叢書蠡吾曲隄村齊星符世伯見而好之以爲先得我心時時與人稱說又恐知之難徧也更爲鏤版以廣其傳嗚呼世之號爲讀書者我知之矣其好古者講攷據談訓詁以爲吾學問

重刊簡通錄序

一

中人也其趨時者研天算摹地輿以爲吾經濟中人也又有高談心性而實一物不知亦自命爲理學中人又其甚者名爲辭章實則專攻帖括弋取科第而已至於門庭之內族黨之間與夫待人接物之宜茫乎莫識所從亦多愧汗而不可問嗟乎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書非不讀也堯舜湯文周孔之大訓具在也偷常日用言之非不精且詳也而世之讀書者視之若大羹元酒鼎彝章甫之不合於時用反不若先正語錄之娓娓動聽者何也久則易忘習則易厭也且聖經賢傳非士君子莫能喻而是錄也雖婦人小子言之易入教之易明如布帛菽粟之近而切也則其



羽翼經傳啟迪世俗其爲益豈有既哉而況乎以身勸化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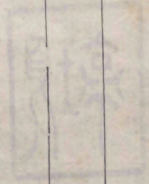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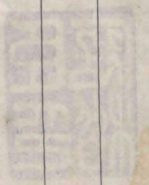
光緒甲午孟春旣望世晚武興梁庭楷謹序



重刊簡道錄序



重刊簡道錄序





原序

古人之學自修身齊家以至處事接物莫不講而習之企於明善以復其初迨三代而下以詞章爲工而實學之功疎焉閒有自好之士著書立說闡發理道或條目煩多使人不勝束縛之苦抑或執古不化令人反爲藉口之端其有裨於風俗人心幾何哉辛卯歲余在皖江讀陳榕門先生訓俗遺規乃其臬吳時憂訟獄繁多彙往哲之格言啓迪顛蒙以冀上追刑措之治誠意美而法良矣繙閱久之心領神會見其實有關於修身齊家處事接物之道因擇其尤切於身心日用者錄爲一編於其含意未申者發明

原序

之時勢異宜者圓融之遂覺簡而易從通而易行矣藏之篋笥本爲教家之用同志見之每勸刊刻以公於世因不揣固陋付之梓人誠使人皆信好身體而力行之未必無補於風俗幸勿視爲淺近而忽之也乾隆丙申八月中出馬輝德章氏序



簡通錄卷一

定州馬輝德章述

蠡吾齊昇奎星符重梓

族姪樹柑亞桐校

袁氏世範

先生名采字君載宋時衢州人官至監登聞檢院

人言居家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不思耳曰此無知耳曰此失悞耳曰此所見者小耳曰此利害甯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簡通錄卷一

一

愚嘗言睦家之道不論理卽忍之謂也如吾十分有理人有越理者吾不能忍持理與之爭論人方味理必不服理彼此爭論勢必動氣而生嫌隙嫌隙旣成迨氣平事過或因旁人議論或由自己省悟明知前日無理亦不肯認者有矣惟忍而不較不惟嫌隙不生儻昧理者一朝明理方且服吾包容之量自知愧悔斯不難認錯彼此可以釋然但處之不善一味藏蓄貌合情疎已非骨肉所宜况積之既多更有決裂之患乎如此寬懷以自解則忍斯無弊矣然此特爲家中平等及略疎遠者言之若係尊輩則不可存是念只當安然順受盡孝盡



弟積誠以感之或相機以諫之至切近子姪便當委曲  
開導諄懇訓誨若爲家長者修身以端其本凡處家之  
道無不公平正直以爲法則而又將此忍字申明善處  
之方凡一切盡倫盡制家法家規悉爲講明令人人遵  
守如有不率當訓飭者亦爲訓飭當箠楚者亦爲箠楚  
但不可推求太過耳並非只一忍字遂含糊了事也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  
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甯  
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甯有忿  
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况兩遞其言又從而增益之  
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  
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簡通錄卷一

一

愚謂家中傳遞言語子弟婦女固有之婢女僕隸尤甚  
輕信傳遞言語男人固有之婦人女子尤甚蓋子弟婦  
女俱本家骨肉卽無知傳遞言語大概出於無心未必  
意及結怨婢女僕隸與一家本無情誼相關而人旣下  
賤心多輕薄或因主人與此人微有不合卽借以爲獻  
勤之具或因自己受此人偶爾挫折並借以爲洩忿之  
端始而增益其詞繼且無中生有主人不察聽之有味  
誘之使言以爲忠我愛我此技一售遂日以般弄是非



爲事不使一家盡成讐仇不止然在丈夫尙有明於義理而不信者若婦人女子識見淺近往往爲其所悞居家明於此理如有子弟婦女傳遞言語不惟不聽而已且以正言教之曰爾卽所言俱真亦當隱諱調停成全一家和氣方爲好子弟賢婦女奈何聳吾之聽離間骨肉乎子弟婦女自然欽服變化至於婢女僕隸輕則叱咄重則打罵彼將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如此則忿爭潛爲消滅而言者知之亦必愧感矣若背地竊聽人言囑令子弟婢僕探聽人言者尤屬無良之極家中有此實爲禍根更不可不知所警戒

簡通錄卷一

三

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愚謂不獨見家法亦以養德性子弟婦女少更世事不體下情只知伺候適意爲快稍不如意無論事之輕重是非遽行打罵以至彼亦人子日遭殘虐而無告如此立法一則不能驕縱任意再則辨別是非輕重並可以戢其暴戾之氣而長其愛人之仁

楊椒山遺囑

公名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諡忠愍

你兩箇是同胞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



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  
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  
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纔是若你  
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  
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因他惱了你就  
不讓他

愚謂兄弟有私財卽有私心諸事不和皆由此起不積  
私財其本已清如微有不和固兄弟均有責望畢竟以  
弟敬兄爲主故一則委婉以出之一則嚴厲詳懇以道  
之凡爲弟者甚勿悞聽世俗兄弟齊肩之說自陷於不

簡道錄卷一

四

孝不悌也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  
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  
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  
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  
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  
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的每與飯你兩  
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  
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愚謂貴賤相形莫過妯娌而穿戴尤甚如妯娌之間篤



於愛敬賤者猜忌不生貴者斂抑爲念雍雍禮義之風  
溢於閨闈由此推之衣服首飾以爲公共之物亦無難  
矣若子婦之與寡母子婦各自屋裏喫飯母親自己喫  
飯冷落寂寞何堪下咽豈但久則生惡而已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  
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  
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  
奸盜之媒也

愚謂女子十歲以上斷不可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  
入中門當就親族及鄰里言之若自己子弟則不在此

簡通錄卷一

五

例但十歲已就外傳當居宿於外有事可入中門無故  
亦不可在內頻頻來往男僕呼喚則入稟命則入稟命  
時亦當令人通知不可私自潛入然中門之內雖士大  
夫之家亦有父子兄弟叔姪同居一院者男女禮節尤  
不可不謹如父母年邁凡一應婦女俱當依晨省昏定  
進食進藥之禮不必有所避忌如父母尙在壯年婦適  
舅所當在堂屋大眾之地如舅在室有故當見必姑在  
室或眾人姊妹在室不可私自獨見若母死父續或父  
所置妾與己俱係少壯年紀相同雖有繼母庶母名分  
之尊然尊莫尊於舅之與婦論以男女之義對勘言之



大概相似壯舅與婦尙當別嫌明微此卽當遵斯例不得私自獨見至姑嬖嫂及姊妹雖或係尊屬或係骨肉手足若俱少壯年紀相同亦當遵斯例不得私自獨見相見之時男女俱當恭敬不得側坐睡臥戲笑歡呼若伯與弟婦叔伯與姪媳則不相見矣禮男女七歲不共食喫飯時凡男與男同處女與女同處中門之內具有藹然之恩秩然之義而庭幃肅雍矣女人最好談論是非至親尙當防閑族鄰尤甚若外來姑婆更爲奸盜之媒可不戒哉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

簡通錄卷一

六

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  
蕭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人虧勿  
使人喫我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  
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卽時丟去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  
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有人向你說某人感你  
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  
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  
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  
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  
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



家可無怨矣

愚謂先生剛正之氣直凌霄漢真有俯視一切之概而處世接物則謙卑遜順委曲彌縫惟恐得罪於人事若相反不知數條俱是克己工夫已私既克則無愆而剛自是一串事至於利行無怨因功獲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你姊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惟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不友又不孝記之記之

簡通錄卷一

七

愚謂母家兄弟多視姊妹爲外人而在父母視之則皆子也姊妹貧窮不惟自己不能照顧父母有所與有當面違阻者有背地怨言者兒子猶可媳婦特甚爲媳婦者亦爲人女儻遇貧窮不能不望母家周濟如兄弟有所阻滯能甘心否何不將心比心助丈夫爲孝友之人並爲自己貧窮之地

顧亭林日知錄

先生名炎武字甯人崑山人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溪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



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愚謂公藝九世同居以得力在忍故書忍字百餘以進當必有所以處忍之道復有紀綱法度行乎其間使男子不得妄聽婦言婦人不敢離間骨肉只以大君之前未便瑣屑故總其得力之大端爲言耳若僅含默隱忍一朝尙不可居何能竟至九世卽浦江鄭氏十世同居立有家規共一百六十八條並非只不聽婦言一節遂別無事事今之居家者當就二條參觀而善效之惟在

簡通錄卷一

八

婦人則當常念鄭氏之說時時警省家長之教化愈易行矣

陸桴亭思辨錄

先生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愚謂無論賤役農工及各色人等只言食之不豐不念事之有缺卽在士大夫亦冀俸祿之厚鮮思官守之曠此所以官譏素餐人多冗食也范文正公爲宋名臣第一功業所垂雖血食萬代亦不爲過而乃舉食與事兢



兢兢對勤惟恐虛糜今之飽食終日者能不汗顏耶

張楊園訓子語

先生名履祥號考甫浙江桐鄉人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歲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向爲農爲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游閒入於非慝易以爲善

愚謂此就尋常農家子言之若士大夫之家幼時自無不讀書至言十五六歲觀其質志分業未免太早蓋人至十五六歲心思方開從此加功正足變化氣質且此時志尙未定若但順其志向恐少年無知以讀書爲苦思欲改圖者多至二十以後分業可也然爲士之外亦

簡通錄卷一

九

須因其時地各就一業不必拘拘於農

有子不教不獨在己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

愚謂世人聘女務求淑女擇婿必期佳婿而自己子女卻溺愛驕縱至於不佳不淑而莫知迨至害己以害人始悔前日之失教晚矣爲父母者不可不將此意時時提撕多方教導爲子女者亦當謹遵訓誨各自勉勵子爲吉士女爲恭人將來琴瑟調和克昌厥後父母與有

光榮矣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手足  
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  
甯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  
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  
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  
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卽此一  
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豈有不好  
之理乎

愚謂手足一體痛癢攸關固不可因妻子之私失其天  
良傷吾肢體卽論以後起之利益手足並有相幫相助

簡通錄卷一

十

之義去手則不能持去足則不能行常見兄弟情誼乖  
離各居分爨農家不能自爲耕穫必至僱覓工人商賈  
不能自爲營運必至朋合夥計士大夫之家或讀書或  
作官一身不能兼顧他務必至延請親友倚任家人是  
何異自翦其手足至不能持不能行乃割他人之手足  
強合吾股肱之上持行自不能得力姑無論好兄弟卽  
屬惡劣猶人患癱瘓病症手足雖卷舒不能自如究竟  
愈於他人強合之手足且人之患癱瘓者甚至手足不  
能動履猶百方調治冀復其初從未有恨而去之者何  
以與天性之手足竟忍心去之亦不思之甚矣至於一



人不能獨好之說可以處外人不可以處兄弟蓋處外人已果好人實不好可以遠之若至親兄弟可近不可遠在己有不好自己不知無論矣卽再三自反在己真好彼之不好我不能化也是我的好有未盡處從來如象可謂十分不好卒被大舜感動世之歸惡兄弟者何不卽大舜與象觀之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况兄弟不孝每從此始

愚謂有私財必好貨財好貨財必私妻子至私妻子將

簡通錄卷一

十一

遂無所不至此卽爲不孝不悌之尤甯僅不順父母已哉嘗見有私財欺瞞父母兄弟者良心尙未喪盡更有藐視父母兄弟與公中飯幹自己事明目張膽竭力經營家中事務多所推卸偶爾著手卽便侵蝕日積月累雖擁厚資父母兄弟身上不用一文坐視父母兄弟乏手而不顧不惟骨肉痛心抑且道路切齒爲父母者當爲豫教禁子弟不得有私財並申明私財之弊爲兄弟者當念父母生我俱是光身一人何物爲我所有卽我身亦是父母之物我生之後仰賴父母衣食以有今日敢自私乎兄弟同心協力共勦家事不但庭幃和順孝



梯可全卽日月亦漸見豐盛必不至有乏財之患若遇  
父母不明不知私財爲居家禍端陰以財私厚一子子  
能婉言不受尤足以服兄弟而悅父母然非篤於孝友  
者不能父母亦不可不去私心而存公道

魏環溪庸言

公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  
進士仕至刑部尙書諡敏果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  
於形象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卽是鬼鬼  
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  
鑒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  
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簡通錄卷一

十三

愚謂人之敢於爲惡者或以鬼神不見不聞爲善未必  
獲福爲不善未必得禍或以鬼神在廟在寺祭享可以  
邀福不祭享難得免禍不知鬼神卽在人心心之念頭  
初動不能有正而無邪覺得此念爲邪卽是鬼卽是禍  
我者便戰慄驚懼務驅除之覺得此念爲正卽是神卽  
是福我者便恭敬尊奉務保守之久將有神無鬼念頭  
一歸於正此心成好心此人成好人因而福降禍消不  
信鬼神肆無忌憚之小人無論矣不猶愈於許愿燒香  
萬萬哉

世人都看戲場何會看得一箇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



看得一箇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戴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愚謂今人只是把自己攔到一邊看戲若把自己攔到戲裏看自然願學好人不願學不好人如有敗德之處方自對花臉毛骨俱慄何暇更笑他人誠能如此看戲世事盡是戲場隨事把自己攔到裏頭看用不了的法戒何患不做好人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愚謂忠臣孝子知其可敬並非空空一敬須當矢其效

簡通錄卷一

法之心寡婦孤兒知其可憐亦非空空一憐須當盡其

周恤之義然周恤寡婦孤兒倫類不同分際亦異禮寡

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所以別嫌疑也鄰里及遠

親族只可外事幫助非至窮餓不必有所饋送至親饋

送存問當數於眾親而形迹不妨疎略若嫡親一家同

居則奉養逾於眾人誠懇教訓其子務使成立各爨有

餘則照料其家事不足則供給其衣食至母家兄弟男

家有倚請喚饋送過於平時男家無倚接來常住爲妙

地方官凡有差役俱爲豁免旌表節孝苟於例符卽便

舉行爲上司者不可過爲駁詰致胥吏緣以爲奸若夫



傾害忠臣孝子欺凌寡婦孤兒能不萬世詈罵乎

湯潛庵語錄

先生名斌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從祀賢良仕至工部尚書諡文正

課子博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蚤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愚謂父母溺愛不肯使兒子喫苦不知逸則淫心生勢必流於匪僻愛之適以害之恐將來失足課子苦志讀書父母之心亦苦矣究之蚤貴亦未嘗不由此然亦不可過苦使有傷於血氣

先生撫吳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沿流至今靈異之說皆出

簡通錄卷一

十四

鄉里傳說耳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卽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吾只是不信

愚謂人能爲善又去祭享與聖人神道設教之義尙屬無礙若素行不善只靠祭享免禍恐鬼神卽與貪官行事一般亦有爲顧不來的時節可奈何

人骨月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甯過於施濟有一殘忍至極人我甯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甯過於坦率有一疎略至極人我甯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甯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甯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



人我甯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甯過於謙厚  
正須矯枉過正乃爲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並可解此  
人於厄

愚謂此較忍字爲加一倍法忍字不過能容此則因病  
下藥盛德感人稍有人心自必相觀而化甯僅彼此免  
於禍厄耶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縞常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  
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  
難堪至養蒙當教澹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  
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尙是易爲若當疾病患難稍  
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

簡通錄卷一

五

愚謂凡事皆留下後來地步便可無入而不自得况如  
此存心天必佑之將見衣食常裕逸樂永享世之縱情  
肆慾者及至時勢艱難始恨從前之過分晚矣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喫虧的便是不  
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愚謂知此可以得交人共事之準吾雖不好便宜日與  
君子處公正相摩終久得了無限的便宜吾雖肯喫虧  
日與小人處谿壑難滿終久有喫不了的大虧可不擇  
之於早哉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况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愚謂女子小人所見者小只在勢地上計較故氣不能平爭不能息如全以情理計較我果有理無論勢地高

簡通錄卷一

共

下讓人一步俱爲盛德之事况我未必盡有理正當反己自責更不可與人爭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卽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卽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須算定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不退息善念

愚謂施恩不望人知方爲真善念真恩惠真應做的事但施恩之際亦須分明鄭重如人實有受恩之地吾量力施之彼縱不知恩猶爲應做之事若人無受恩之地吾一味以施恩爲應做之事率意濫施勢必及於匪人



恩多反成怨矣亦不可不戒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愚謂人惟以此數事爲當然故處世多招怨居家多忿爭若知此卽爲刻事事留其有餘在已常處於厚遂無往不可行矣

史掇臣願體集

先生名典江  
南揚州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著不得

簡通錄卷一

七

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爲德受者視爲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愚謂無所爲而盡道方見天性真摯與路人市道迥異且消卻多少怨望計較

事親者雖菽水當盡承歡若到子欲養而親不在卽椎牛以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愚謂人子能常念此奉養之道自然能盡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事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便是大利益若任其閒游飽食終



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鬪狼之中諸般歹事俱做出來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愚謂人家子弟之壞皆由少年時縱容浮閒所致蓋少年血氣未定既無正業必入邪路弗念物力艱難但知縱情肆欲化消祖業自不待言迨至貧窮之後在已一無知能親朋交相憎惡豈不束手待斃若各習一業督令成就不但人歸正道而已幸有祖業可憑不難承先裕後卽無祖業可倚行見白手成家語云不願金玉富但願子孫賢意在斯乎

簡通錄卷一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卽昆蟲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卽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撲以傷其恩

愚謂父母與子多因子尙幼小忽其教誨不知幼小時最爲緊要從此留心隨時訓諭小子天真未漓不待鞭撲自然易從久則習與性成矣

毋以小嫌疎至戚母以新怨忘舊親

愚謂至戚舊親彼此皆存此念自不至有傷厚道

親族鄰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鬪言語之



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嗔怒必致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

愚謂處世之道俱宜如此而族鄰尤要族鄰一有嫌隙卽不至仇怨相尋不了朝夕出門相見何以爲情語云甯惱遠親不惱近鄰甚言鄰之不可不睦也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鄰里人生闕一不可然睦族更宜講求從來帝王尙敦天潢之派况庶人豈可薄視本支每見今人修寺塑像蓄養歌妓賭賽豪華往往不惜千金獨宗族面上爭較釐忽不肯用一文殊不知一族我果出

簡通錄卷一

九

人頭地此祖宗積德所致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中飢寒困苦如同陌路常見親支貧富相形終年而不一聚卽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袖短裙長卽相將無物幾回欲行欲止縱使勉強登堂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噤嚅甚至逢迎少人此際卽曲意周旋尙增幾許跼蹐况以傲慢臨之乎此骨肉所以日遠日疎也人當審己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

愚謂人之膜視族人者直以人自人自我耳不知我與族人皆祖宗一體所分合來只是一箇祖宗祖宗看族人與我亦只是一箇人人人將此義往復於中不以



族人視族人而以祖宗遺體視族人則情誼關切自不至厚於他務而薄於宗親貧富有無相恤恩禮備至水源木本氣脈流通祖宗在天之靈有不愉快者哉但人貧賤有品極難儻或不肖族眾每以爲玷辱祖宗不惟不相周恤並且嚴加擯斥然終不能令人勿呼爲某氏之子孫其玷辱何有窮極况在祖宗有此子孫如病贅瘤彌覺慘痛爲子孫者能周旋調理使歸於正其有功於祖宗尤大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慣好說人短不計人長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

簡通錄卷一

三

愚謂此等忌刻之人世俗往往有之不惟自見其惡且足以賈禍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

愚謂人能辨此則以理爲斷忠言亦必不逆耳小人遠君子親矣

我有冤苦他人問及始陳巔末若胸中一味不平逢人絮絮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

愚謂人無關切之意不惟言不入耳且惹人厭嘗見親族每以家務受屈逢人告訴如自己果是旁人也助不了分毫徒供外人談笑深家人隱恨若自己也有不是



當面卽不斥責背地亦必有後言言之更屬無謂

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氣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愚謂二者爲世人通病若弗平心檢點任情犯此不但憑爲口實前言可愧而已設遇陰險之人且有身家之患可不戒哉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愚謂此世俗之人往往有之不惟在己不可儻遇此等人並當婉言勸諭

簡通錄卷一

三

不爲過三字昧卻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卻多少體面愚謂此卽良心昧不過體面抹不弔自爲遷就之辭耳人能從此提醒立定腳跟自不至有所移易矣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愚謂凡人只知進而不知退故終身皆是苦日子若能翻轉念頭只往退步想蔬食簞瓢皆有至樂况小康之家乎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

愚謂嬉笑怒罵多由於不賢之婦罕聞此聲必丈夫刑



於寡妻婦人恪守婦道而門內肅然矣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愚謂得罪小人也有害親近小人也有害惟寬以待之嚴以防之斯無二者之患矣

年高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此兩種人不可與之較量愚謂此兩種人世俗所謂無賴當早有以善遇之如橫逆忽來亦當以理爲論如理不可論惟有體孟子又何難焉之說以遣之而已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簡通錄卷一

三

愚謂人之相與所貴者勸善規過兩端如見人作不義事坐視成過咎固難辭如有多行不義又不依人規勸者不如早爲遠之以不見爲妙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闕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

愚謂使人無地自容遂可無所不至當盛氣時切須戒此

事無大小以理爲主然我雖依理而行恐所遇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强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時勢從容處之若小事甯可含忍儻萬



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長辨白屈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悻悻生忿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

愚謂任意做去不惟有理成無理且恐激爲意外之變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愈久

愚謂人常慮油竭燈滅則不敢不留其有餘添其不足世之所謂飽福者已身必受其厄安問子孫

簡通錄卷一

三

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誇則善矣愚謂不自誇便見得真心爲善並無欲人說好之意然公道在人亦自有清議若嘵嘵不已旣見其有爲而爲且起人厭薄之思矣

路徑窄處須讓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須留三分與人食愚謂凡事與人留地步固是厚道然辭讓之心人皆有之彼此互相禮讓何得更有爭端

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若能事事留心久久習慣雖不見福而禍自消矣如一味刻薄以爲得計一遇飛災蕩產傾家所入不償所



出悔之晚矣

愚謂一味刻薄之人則天怒人怨飛災勢所必至縱不為積福起見亦當為賈禍寒心至寬以待人省以濟人若斟酌量力錢財未見妄費產業自然保守亦是現在之福况忠厚之家厥後必昌更有無窮之福哉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佚淫佚復生貧賤此循環之情理

愚謂貧賤日以勤儉自勵自不至終身貧賤富貴每以驕奢自警亦可以常保富貴但願貧賤入於循環之中富貴出於循環之外

簡通錄卷一

五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殊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卽一筭一絲宜從厚速會

愚謂於禮節之中寓周恤之意每足深人感佩若富貴驕人以受貧賤之禮為當然亦何怪其怨聲載道也勿以人負我而墮為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只付一笑

愚謂施德不責報固為君子盡其在我之事然險徒亦不可不遠若但施德不報可以一笑消之無如險徒別有肺腸不以為德反以為怨我以真誠為彼彼竟以陰毒中我正不得謂吾第行吾心之不忍而弗慎審於其



問也

排難解紛實行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搆鬪  
問一語解釋其福無量

愚謂以言語之間和人骨肉解人搆鬪所全者在人之  
身家性命是何等功德自然獲福世之離人骨肉峻人  
鬪爭其禍亦豈有量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宜委  
婉力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朋自亦見諒近見一  
種自了漢止知自喫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託卽沈吟推  
委生平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事及到自己有事未必不

簡通錄卷一

三

求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愚謂自了漢只是知有自己與親朋毫無關切看得自  
己貴重他人輕賤只有人用我我並不用人有人事在  
緊急重以相託而茲淡然漠然殊不明言不行但漫畚  
漫應之曰商量罷了此情尤足深人之恨若自己有事  
能得人之力者未之有也

鄰有喪不可快飲高歌至新喪之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  
喪人不可褻狎戲謔凡親友中或有家庭之變或有詞訟  
疾病不測之事當設身處地爲之謀慮不可嘻嘻膜視并  
無關切恐近似幸災樂禍矣



愚謂人與親鄰果有痛癢相關之誼數種弊病自不待禁而無卽與其人無甚厚密之處亦當體人之情自爲歛抑不然雖有問弔虛文非招人面責亦必隱恨矣凡作事第一念爲自己思量第二念便當替他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有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於己者十之九損於人者十之一卽宜躊躇若人與己之利害正半便宜輟手况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若損己以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愚謂遍觀俗情風土雖異而只知利己不顧損人大概畧同榕門先生所以憂訟獄繁興也若能彼此對勘不

簡通錄卷一

美

肯損人利己已屬大公無我至於損己以利人爲上上人事尤當景仰效法乃有不必利己專欲損人豈非下下人事更當痛絕鑒戒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愚謂此兩種人時時畏人攻訐傲睨我獨加意周旋忠厚之道固然且足以免禍而起感戴之思矣

好便宜者不可與之交財多狐疑者不可與之謀事愚謂此兩種人與之交財謀事必有後患不可不戒之

於早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勸之曰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之事但念自己有幾分不是卽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愚謂人之相爭只因但見不是在人不見自己不是耳勸人使人能知自己不是其爭自息凡人遇忿爭之事將此理平心內驗能自相同轉尤妙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甯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愚謂利之一字最足迷人見利思義惟君子爲能若交易明白雖小人亦無所用其伎倆惟恃至親好友一有

簡通錄卷一

三

含糊遂啓昧心之端卒至親友反目天下不可多得者君子而我交財之始直以天下皆君子也至此咎人亦惑乎

卽或有人負欠決非甘心不肖理雖據而情須原不必凌虐太甚言語說盡身分做盡當看兒孫面上稍稍寬容遇眾擎易舉之事亟宜讚助不可從中阻住使人無一線生路所云讚人陷人皆是口推人扶人皆是手但恐做盡說盡天道好還將來思人一讚一扶不可得也

愚謂爲富不仁之人只知重利剝削那肯分文周濟所以凌人阻人做盡說盡之事往往有之然凌之不已或



其人尙可輾轉以完其次卽令不能亦不過受其辱賤而已其所傷猶淺若人窮困已極不能聊生眾人議爲幫助所費無多利益甚廣且富者爲眾人之望稍爲懈怠卽至債事况明以言語阻之乎則身受有性命之患旁觀有切齒之恨天道能不急爲還之及至時去運乖身遭困苦行見人人快心而嘆報應之不爽矣安問讚

外扶哉

簡通錄卷一

三

文所喜無窮每見刻薄之人取之盡錙銖剝削半生害生一旦反至傾家蕩產又見寬厚之人終日受人侵削反能飽食煖衣終身無禍者比比然也人欲自算莫若觀人清夜將所見所知者屈指而計刻薄之後人與寬厚之後人較量之孰亨孰否孰富孰貧便見天之報施不爽矣愚謂天道有盈有虧盈則必虧虧則必盈循環不已也刻薄者自謂取盈不知後世必虧寬厚者甘於喫虧不知後世必盈是知我能寬一分不獨人受一分之惠則我亦享一分之報矣若挑負奔馳更當以交易之中寓憐貧之意居官之有官價者尤須斟酌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  
他人僮僕如遇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指爲無禮彼與  
我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

愚謂子弟僮僕多屬無知嚴於自責而薄以責人不惟  
消釋爭端道理上亦合當如是且使子弟僮僕不敢放  
縱知以禮自處矣

簡通錄卷一

三



猶朕以甄白鼠矣

有君命欲殺朕土亦合當收景且對千波難下道  
愚謂千波難對之無無味難然自責而善以責人不

死原無主業之衣不民鄉也

簡通錄卷一終人困年清只可自谷無難不河賦怒他人



簡通錄卷二

定州馬輝德章述

蠡吾齊昇奎星符重梓

族姪樹柎亞桐校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先生名彪蘭谿人歷任會稽長興仁和訓導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百事費用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僕之言兄弟分析爭多競少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孝於親縱使父母億萬家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得常享富厚

簡通錄卷二

一

斷無爽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爭較財物之言入於我耳不惟不當聽且當即時訓誡勿使再言至於婢僕離間聳誑之言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甚則撻之則離間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可完矣

愚謂人能念我生之初絲毫未有父母之恩昊天罔極自有一種天性固結莫解何至計較於錢財搖奪於妻子婢僕若戒速敗冀常享而始爲此雖勝於爭多競少之人其心已不純矣然爲下等人說法亦不可不如此

父母所用之物如筆墨紙硯杯盞壺榼傘屐之類安置之所宜有常處不可屢移恐父母一時取用而不得致生煩



躁也

愚謂卽衣服等物亦須平時留心收拾完好免得用時再爲補綴如此父母煩躁不生孝道固然自己亦省了多少恐懼張皇矣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板定有易行之禮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甯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舒當問安以寬慰其心也大寒大熱難於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至於事當遠出則宜叮嚀囑咐兄弟妻妾代已盡心定省之事固不可懈

簡通錄卷二

二

溫清之事尤所當謹父母年高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煖短則可眠背絛宜厚臂絛稍薄則不慮臃腫不脫衣則臥不畏衾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此爲要也又年高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絛宜厚若當仲冬極寒宜加其絛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令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卽屋大而天井無蔽亦不免於炎蒸覆以涼棚庶可免於炎熱或臭虫爲患有巢於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於椅棹者以漆麵嵌之臥牀之隙不可塞嵌者則時檢點而撲去之帳幙與枕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藏於寢蓆者難去惟以蒲爲蓆則無藏



匿處矣至於蚊蚋之患帳幙稍有隙縫蚊卽從而入雖終夜揮扇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安枕而臥此夏清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視爲覓絕之行舉此數事而餘可推矣

愚謂晨昏定省之禮若是板定無真意行乎其間直是虛文故套安可言孝如此變通不但易行且見真意如父母年高衰老無病常如有病則當時時塵念晨昏必盡又不可板定此法至於冬溫夏清雖曲盡條理各有實際然所處時地不同父母好尙亦異只期父母適意而已非必拘拘於此也

簡通錄卷二

三

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眾多彼此推諉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爲諸子中饒裕者宜爭先費用不必與眾較量卽力不及者亦須勉強支持不宜推諉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於生命尙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愚謂送終大事兄弟間富者攀貧貧者推富以至日久不葬草草了事固爲不孝之極然亦由惑於世俗無益之費耳若知喪葬稱家有無量力爲之亦無不可舉之事昔明太祖葬親鳳陽衾棺未備時勢固然誰得議爲



儉其親乎人子葬親亦不必以破產傾家爲孝也

顏光衷曰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爲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違拗不從甚或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逸遂謂父母宜勤勞已宜安逸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諉二也父母常爲兒減口遂謂父母當少食已宜多食三也語言粗率慣父母前亦直戇衝突行動無禮慣父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藹然伴二尊則胸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入己手便爲己財而

簡通錄卷二

四

在父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強求竊於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於吾則又厭親甚且單父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我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戲賭錢破蕩財產雙親憂鬱成病不顧七也父母與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防閑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爾相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

免矣



愚謂此八條皆爲不孝之極世俗無知之人或有之稍識道理者當不至此然亦由父母溺愛而成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此用以自爲警省爲父母者不可不念此早以嚴其教訓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愚謂子弟所見之賓客如係名儒宿學當令其久親儀範備領教益其餘旣見之後卽命退避亦不可使之竟聽無益之言曠其所業之功

簡通錄卷二

五

凡賢達子孫每從父母祖宗起見視公眾之事公眾之室產必勝於己事己產也無良之子孫止知自爲自利公眾之事公眾之室產毫不經營全不愛惜其存心旣私必無善報後日子孫其盛衰可預卜也

愚謂公私卽善淫善則獲福淫則得禍理所固然况子孫卽吾之後身子孫之心卽吾心之遺吾心旣私不以父母祖宗爲念子孫之心焉得不私而望其知有父母祖宗乎以公存心者亦自如此卽此便見子孫盛衰卽此便見現報至於天道好還致令子孫蕩費私財流於

匪類猶其後焉者矣



何士明曰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其中有數非人力所能爲苟人力可爲將盡人皆貴顯矣嘗見人家子弟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爲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污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於身心德所當求者反不能求真可惜也吾謂讀書者當朝溫夕誦好問勤思功名富貴聽之天命惟舉孝弟忠信時時勵勉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姪有恩有禮上下和睦卽此便是尊貴何必入仕然後謂之仕哉至於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管家事能幫給束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成就一才德邁眾之人則合族有光何必登科及第然後謂之出人頭地也

簡通錄卷二

六

愚謂讀書者能務實學化導家庭閭里不能讀書者能存公心成就弟男子姪則族黨之間儼然太和氣象自有真富真貴在固無慕於登科出仕矣然積善之家必有益於君有益於民異於竊取功名者萬萬矣

凡人不幸而中年茲絕則後妻與前妻之子其中有甚難處者妻非必不賢子非必不孝也爾我猜疑之心一生一言也言之者無心聽之者有意一禮也失之者無意見之者有心漸至失歡終成大恨爲父者豈可聽不明之婦與



童稚之子而不預爲之地乎平居必早教其子曰言不可直遂也必以委婉出之事不可草率也必以周旋行之聲音笑貌貴有彌縫補救之意行於間庶可得繼母之無怒又必早訓其婦曰已所親生尙多不孝况非已出者乎已之所生雖忤逆猶加慈愛非已子一言稍失便加棄絕亦非人情况子我之子也愛我子卽是愛我不愛我子卽是棄我矣如是開誠訓誨庶可令子母和好不然未有不相嫉相殘者也

愚謂爲父者不難如此訓誨難在母子俱爲信從耳儻嫌疑起於倉猝雖熟聞此言而若忘爲父者秉公剖白

簡通錄卷二

七

嚴切誠飭猶可隨時挽回若傷心於家庭之變悲感於生死之交以爲善言不聽空言不忍概事優容卒至釀成大患是知不惟母子不宜有嫌疑之生卽爲父者亦不宜有嫌疑之避也

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力量所能到行方便之事卽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甌一石有礙於足去之卽是善事惟在久久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爲

愚謂存心濟人日用酬酢自有做不了的善事何必待有大力爲大善方謂惠澤及人卽一甌一石可以類推



人亦何憚而不爲善耶若夫通衢河道每故爲坑陷以詐人財作惡抑豈在大哉

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地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此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惟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於仇人之口也卽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知益增其不可解之怒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爲若背地稱人正忠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

愚謂背地短人旣增人之怨並足以致意外之禍可不

簡通錄卷二

八

戒哉况短人不但信無所加於彼且笑我之妄以口舌陷人矣至背地稱人固爲忠厚之事若稱人卽欲人感反失忠厚之道

先賢云半句虛言折盡生平之福釋氏云說謊爲第一罪過嘗見虛僞之人從幼稚時卽喜謊言及其長也隨念所起造爲虛假之論空中樓閣雖無意害人而適逢其害者多矣安得謂非罪過之大乎

愚謂人說謊不過快一時之口耳何嘗慮及害人成其罪過之大乎而以謊傳謊遂爲妖言卒至蔓延天下及於釀成事端悔之晚矣此等習氣皆起於幼稚無知父



母不察其害以供戲笑若於此時嚴行呵止自易言歸  
忠信習與性成矣爲父母者不可不慮之於早  
人之過端得於傳聞者十有九僞安可故意快我談鋒增  
加分數使其人小過成大負玷終身他日與人有訟人卽  
據傳聞爲口實或官府聞之令其受殃是我害之罪莫重  
矣故聞人過增加分數關係己之陰騭尤大也

愚謂人有過端傳聞多僞固不可快談增加致害於人  
卽屬眼見確實亦當隱諱望其自新方是忠厚之道方  
是陰德上事况傳說人過毫無利益徒害他人身名壞  
自己陰騭何謂哉

簡通錄卷二

九

小人之心狠毒度量淺狹與人有怨卽以讒言中之我心  
雖快其如鬼神不悅乎語云勸君莫要使暗箭射人至死  
無人見誰知鬼神代不誣偏向空中還重箭念及此則人  
當度量寬宏不可以讒言害人也

愚謂與人有怨能寬容消釋爲上不然亦當明目張膽  
顯與爭較方是丈夫至暗箭傷人自是狠毒小人卽無  
冥報亦斷斷不可况暗中已有鬼神不平射人者適以  
入自射乎

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興盛者夜間久坐膏火費繁日間  
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



晝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之事每以日晏不及爲而中止百  
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  
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象也

又愚謂家之盛衰勤惰而已早眠早起則精勤整理而家  
自興晏眠晚起則怠惰廢弛而家自衰理固然也然早  
起無論何人何家俱當如此至晏眠則有辯夜間久坐  
閒談或爲無益之事固不如早眠若男讀書女織紡及  
補做日間未完事件又不嫌於晚眠早起矣惟在家長  
督帥使人人習慣卒成自然耳

早眠早起勤理家務節省衣食使歲留餘以備日後吉凶

簡通錄卷二

大事

愚謂吉凶大事家家所有能於無事備有事始能有事  
如無事若平日不能勤儉歲計尙恐不足一旦有故遂  
至揭債前債未完而事又至鮮不家產蕩盡矣人可不  
慮之於早哉

由湖馬弔之類染習既久心志蕩佚奸人誘之必流賭博  
父母宜婉言教諭子弟須深思猛省斬斷根苗

愚謂必絕去外務方能勤儉治家凡一切無益之事俱  
不可近不但由湖馬弔也

勤葺屋宇器皿毋令大壞難修公眾屋宇器皿尤宜愛惜



修治不分人我

愚謂此由勤而得儉公眾之物勤爲修治所費無幾亦  
省於大壞之公分世之以公事彼此相靠者損人並亦  
損己豈但見其分別人我之私哉  
訟至危險小能變大爭財爭產得不償失非重大萬不得  
己之事勿輕易進詞  
愚謂此亦儉一邊事

均調茶飯遲早得宜不使下人忍飢懷怨妨工廢事

愚謂此固體下人之情然不過遲早得宜絲毫並未多  
費而下人加工集事是合眾人爲我勤儉矣

簡通錄卷二

十一

往來禮儀量家貧富以爲豐儉不可隨俗胡行待客晏客  
當因人數多寡新舊親疏以酌物品豐儉

愚謂斟酌適當旣無妄費之財亦無慳吝之弊則儉斯  
爲美德矣

勤曬衣冠書畫穀粟不得霉穢朽蛀勤關門戶遇吉凶諸  
事身體雖疲臨睡之時亦宜檢點訓誨婢僕安頓什物必  
令位置停當不使動作觸礙因而傷損完全器皿毋使一  
器分散數處致遺失毀壞

愚謂居家瑣屑事務稍不勤謹至於毀敗竊失所傷甚  
大能如此留心具見條理精詳防閑周密



紳衿富室子弟儻家計一落何妨親至畎畝督耕親率家人經紀切勿畏人輕笑輕笑者無知小人何足計較

愚謂紳衿富室子弟家計一落遂至莫可收拾者皆畏人輕笑之念壞之也究之隨時整理家務卽是素位之學卽足起人敬服雖無知小人亦無由輕笑只因生於穢袴驕佚性成自以爲可輕可笑耳迨落而又落欲督耕而無田欲經紀而無資由窮而濫被人真輕真笑而無如何矣爲初落子弟者急時努力尙可轉落爲興也爐煤煙管宜勤拭刷燃燈過夜檠底必置水盆幼童小婢甯令衾絮溫厚勿許被內安爐烘燠被褥稻草縣絮燈心安放處勿使火光相近

簡通錄卷二

愚謂此數者俱足以失火失火爲人家大患嘗見勤儉半生積有厚資一火皆爲煨燼並有延及於人者可不謹哉

保家要務事在眼前行之甚易惟在一家大小人人將此事理放在心上也

愚謂自勤理家務節省衣食至此總結誠人人將此事理放在心上則家可永保而日見興隆矣蒙福者甯僅家長一人哉可不共相勉旃

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恥心方始可用故雖有過不當



數責不當頻罵雖辱不恥廉恥既無不可用矣

愚謂婢僕有過當恕者恕之若必不可恕於責罵之中寓教導之意彼既知罪過在己又服主人責罵當然自然對眾生恥警懼改悔若吹毛求疵不住責罵習爲固然不惟不恥且退而生怨但見主人瑣碎煩惱而已能得婢僕之力者未之有也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鄙觀人者看其口中所許可者多則知其德之厚矣看其口所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

愚謂人之視人以己爲準已是君子覺人心俱是我心

簡通錄卷二

三

未嘗逆億人爲小人故見人皆可交已爲小人亦覺人心俱是我心何嘗曉得世有君子故見人皆可鄙從此觀人德之厚薄可見但天下人固不盡可鄙亦不盡可交德薄者與德厚者遇私心滿腹狐疑頻生每致君子中傷德厚者與德薄者遇坦懷相與城府不設反被小人欺弄交人亦不可不慎

人生涉世有忽略之事有過激之言二者皆不自知若知之必不施之於人矣宜代爲推原以爲彼之過端彼不自知也勿置芥蒂於心怨怒可釋矣若不能則當直言以告令其知之彼必知過而謝罪矣乃世之人緘口不言他日



乘其有隙搜索過端以報之若受報之人能自反者必思曰彼如是加我或我平日有怨於彼虛心下氣問其所以彼將開誠言我之過怨可由此兩忘矣無如亦不能也於是怨毒相加至於展轉反覆而無休息若更有讒人交構於中則報復益烈嗟乎忽略之事過激之舉人孰無之既不能推情寬恕復不能坦懷直告直令展轉報復而無休息豈非自成其讐乎

愚謂人於二者能代爲推原勿置芥蒂固妙不然於平常無事之時直言告之可也若緘口不言至於搜索報復之時不惟受者不能自反卽已明言其故彼此正在

簡通錄卷二

古

氣惱之際亦難虛心認罪怨恨何由得解凡人怨宜解不宜結卽屬有心之過亦當寬容原諒思爲解釋况二者俱屬無心若必乘隙報之是人過本無心而我過反有意屈全在己矣且反覆不休將見禍生意外人我不俱受其害哉涉世固往往有此家庭骨肉尤宜深戒

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爲人盜竊但不至太甚可耳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園丁吾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謹記

愚謂人能如此存心是於寬厚之中寓矜恤之意園丁



偶言事勢聞者深悟妙理從此得師何往而非師耶  
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  
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其爲人可  
知矣

愚謂語云人善被人欺若居鄉恃勢武斷人將畏懼之  
不暇何敢侵侮富貴被人侵侮是其柔善所致較之凶  
暴之人固是好處然終不如正以持已惠以待人盛德  
所感變侵侮而爲愛敬好處不尤大哉

張安世家僮數十人皆有技業虞棕治家亦使奴僕無游  
手此紳宦之最有家法者也至於鄧禹身爲帝師位居侯  
王富貴極矣有子十三人皆令各習一藝推鄧禹之心蓋  
欲拘束子孫身心不使空閒放蕩卽或爵除祿去子孫亦  
有以資身不致飢寒潦倒其爲子孫謀何深遠也

簡通錄卷二

五

愚謂富貴之家不惟子孫養尊處優不肯學習技藝卽  
僮僕亦豪華放縱薄技藝而不爲盛則一無所事但見  
驕奢淫佚衰則一無所能惟有束手待斃而已若諸賢  
之深謀遠慮縱盛衰不同而衣食自裕况上下之間各  
勤所業則謹慎儉素之意亦可想見並足以永保富貴  
於勿替富貴尙且如此中人之家尤當兢兢然奴僕小  
人最難養足供使令而已亦不必多畜恐忠勤者少怠



廢者多雖有技藝不足恃也

或問人生無事不需財故無不營營於利亦無不因財而壞品行有善處之法歟曰有之不可因貧而窩賭誘人子弟也不可用炮火鷹犬以傷禽獸也不可貪口腹而椎牛屠狗也不可爲媒爲保而令人財物落空致人官訟也不可因商賈貿易串假僞之物以誑人也爲貧士者不可武斷鄉曲出入公門而平地生波此必不可爲者也其有雖不可而不能禁人不爲者但當日夜思維吾力不能擇術而苟且爲此已非善行則當充其無欲害人之心爲冊書者不可飛洒錢糧損人利己也爲胥吏者不可搜尋弊竇

簡通錄卷二

六

誘官施行也不可得財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爲兩班者不可借勢居奇勒索不已也爲訟師者代人伸冤不可虛架大題令受者破身家令告者坐反誣也能如此亦無害矣至若貧賤者更當安命吾命當無妻子也雖終身營求必不能得妻子之奉養吾命當缺衣食也雖終身妄求必不能得梁肉綺羅之適體故知命已前定此貧賤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愚謂貧賤擇術所謂必不可爲者雖至窮餓亦斷斷不爲若訟師書役等項苟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不惟爲之無害且有益蓋祛其害人之心卽起其生人之念藉官



事以行方便種種陰功俱可積累語云公門中好修行  
誠哉是言也嘗見訟師之子捷南宮而作州牧書吏之  
子中殿元者有之位中堂者有之非其明驗歟但此中  
習氣最足移人若無特立之志堅定之操將因財壞品  
更甚於所謂必不可爲者反不如技藝農工小本經紀  
聊爲營生之計矣至於知命自安尤屬賢者之事是處  
貧賤而樂者也詎可多得哉

富貴者之利財也其義有三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廈冬溫  
夏涼綺羅輕煖不脫於身肥甘膏粱不絕於口豈知有草  
房茅舍廚灶欄厠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繇被直臥

簡通錄卷二

七

於稻草中者乎一日三餐薄粥尙有不飽者乎常以此自  
反於心自然知足矣二在明於道理我雖積財如山身既  
死則不能分毫帶去惟因財所作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  
三當知子孫貧富有命彼命優我不遺之財而自然有之  
彼命薄雖以萬金與之亦終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  
知此三者甚勿爭利而失兄弟手足之天倫也毋爭利而  
令親戚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  
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慳吝太過而  
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愚謂人之所重於富貴者謂其家資豐厚自奉之外尙



有餘饒近而骨肉親戚遠而鄰里鄉黨皆可沾其惠澤  
廣行善事耳乃往往見利忘義較之貧賤爲更甚只以  
貪心無厭爲子孫萬年之謀殊不知及死日所帶何物  
也誠於此三者思之當必猛然深省悚然警懼利欲之  
心淡而善念生矣世之身擁厚資者不能以財積德而  
反以財作孽亦愚矣哉

又問中等之家亦有法歟曰中等之家既不至於飢寒無  
良亦不至於因富造孽農工商賈各安本務凡事量以爲  
出每歲十分留二三以備不虞毋爭虛體面而多閒費此  
中等之家理財之法也

簡通錄卷二

六

愚謂中等之家但能安分節儉卽有餘財昔年風俗醜  
朴往往能之近來人心奢侈踵事增華爭虛體面而受  
實困者多矣可不奉此以爲法哉

顧光衷曰項有富者貪利苛刻計及錙銖平時一意吝嗇  
不知禮義爲何物也身死子孫不哀痛不治喪羣相鬪訟  
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訴於公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其子  
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

愚謂死者之靈當亦痛恨利之爲害如此與其遺金於  
子孫不如遺以禮義之爲得也嗚呼晚矣

世人用財貴明於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妄費浪



用於無益卽一金已屬奢侈是以豐儉貴適其宜也吾見有人焉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絲毫必計不肯稍假錙銖及爭虛體面爲無益之事以炫耀俗人耳目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也人至於豐儉倒施豈有善行足觀也哉

愚謂加厚根本天理之公無益妄費人欲之私也人至減理縱欲其無善行足觀自不待言然猶知用財也較之一味慳吝者尙屬有間蓋一味慳吝財卽是其性命殊難救藥若此人明於倒施之非一爲轉移卽善行無量世之用財者何弗卽此條而深長思之耶

簡通錄卷二

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矧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愚謂人知儉之爲美而務之者大概皆有養廉福後之計在其意中但只在自己身上籌畫耳未必念及矧人也若更能存此心而行之則所餘者並在德矣其美甯有量哉

凡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徐徐求其寬宥然後其言易入若人怒人不是我御以爲是何異炎炎之火又投膏以熾之也



愚謂人方盛怒時宜順不宜逆若不解其怒而遽逆以爲是卽所救之人果是愈爲分析明確則怒愈甚怒之時勢然也是我之不達時務非人之不明是非知此方可以救人矣

王朗川言行彙纂

先生名之  
鈇湘陰人

父之於子惟當教之以道諺云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於善則善也

愚謂習氣最足以移人尤當於童稚端其本乃世人於子往往忽其幼小誘之鬪罵以爲戲何怪其長而不善耶

簡通錄卷二

二

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

愚謂養子弟但知務學不知積善如養芝蘭但知培而不知潤能望其發榮滋長乎有會讀書子弟者可以知所從事矣然未生之前若非積善亦難育端正聰慧子弟則積善固養子弟徹始徹終道理更不可不知

人之教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明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責以嚴則長無悖逆之患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愚謂人之於子卽幼時如此教之尙恐不免數者之患若不能如此患將俱生矣可不謹諸



立朝不是好官人由居家不是好處士平素不是好處士  
由小時不是好學生

愚謂小時學生卽有若大關係爲父師者當及時嚴其  
教訓毋使流於匪類甚勿因其小而忽之也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  
恥二字則自然有正大光明氣象

愚謂少時如此教誨養成正大光明氣象便是好學生  
爲士卽可表帥一鄉居官亦必正色立朝矣

凡人施恩澤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  
怒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

簡通錄卷二

三

愚謂二者固爲積德損德之事若恩人而人不知害人  
而人不覺所關於陰德益大尤不可不知  
科第必須積德故延師教子早晚勤課尙不足爲慈有子  
之後更務立心爲善廣行方便方爲大慈  
愚謂積德讀書相輔而行科第自然能發然未生之前  
必有陰德方生命貴聰慧之子旣生積德猶其後焉者  
也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祖而  
父皆前世也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者吾謂今日以後而  
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愚謂世人憤憤不能爲善去惡者只不思前想後耳若能如此推原自必悚然警懼勉行爲善矣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愚謂知其難而撙節以惜之懼其易而多方以培之將見祖宗有不竭之澤子孫有無窮之福

胡安國子弟或出晏集雖深夜不寢以候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愚謂子弟出而晏集正足以學習禮儀諳練人情若縱酒妄談不知領教正人既見子弟不肖亦貽父兄之恥

簡通錄卷二

如此教導爲子弟者自然敬謹留意卽一晏集而受益良多矣

林退齋臨終子孫長跪請訓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愚謂喫虧處已則無私涉世則免怨目前若不足日後卻有餘從事於此遂無往而不得矣何待他求但能之

實難英雄尙受其害况庸眾乎故用一學字便有勉強力行之意爲先生子孫固當遵守遺囑人之惟好便宜

者急須奉此以爲箴規

李文節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



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人情之薄惡子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死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爲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愚謂爲士大夫者固不可不以此自警爲身後子孫之地若子孫一遇侵凌卽謂是其祖父過惡所致亦未必盡然只當就事論事不可預設成心如其人實受其祖父之害卽是出爾反爾若無故相加非外侮乎更有當其祖父在日趨勢附利曾沾餘潤今則見其子孫懦弱

簡通錄卷二

三

巧爲玩弄又何謂也總之勢位凌奪固權貴所有而炎涼薄惡亦非世情所無文節蓋觸於應感之理而爲此責備賢者之說以勵有位耳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羅一峰先生及第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並重與霄壤同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維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前史所載諸名臣是也若止求飽煖習勢利若前所云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亦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污朝廷禍天下負後世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



愚謂富貴人之所欲前之所云世人每以爲好子弟矣而先生以爲在名節不在勢利且究言其惡會庸碌之不如正足以破世俗淺近之見而勗子弟以遠大之圖觀古之流芳百世者何人遺臭萬年者何人先生之說信不誣也

按喪禮初終疾病遷居正寢旣絕乃哭夫正寢卽今人家居正廳也惟家主爲然餘人則各遷於其所居之室若病勢度不可起先設牀於正寢中子弟共扶病者出居牀上東首東首者受生氣也旣遷則戒內外安靜毋得喧嘩驚擾仍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

簡通錄卷二

齒

死於男子之手恐其褻也問病者有何言有則書於紙無則否徹去舊時褻居之衣加上新製之衣貴者朝服庶人深衣加衣之時每手各一人持之屬纊以俟氣絕蓋置新縣於口鼻之間縣不動卽是氣絕氣將絕則鋪薦席褥於地俟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置之於地冀其生氣復反也始死遷尸於牀以一箸橫口中楔齒恐死者口閉故以箸拄齒令開而受舍也古用角柶今以箸代之至是男女舉哀哭擗無數今見人家於病者將危之時便呼號哭踊後事不能豫備不能盡禮是家禮一書不可不於平日

講究之也



愚謂人於父母初死之時爲送終第一要義不可不平  
日講究此條使家中俱知免得臨時倉皇錯悞然時勢  
不同亦須斟酌行之

人子送親最要緊者莫如棺木平日預備者少臨時營造  
者多匆忙昏憤之時諸務託之親友終非切已又或未經  
諳練儻不能如法一錯勿能再補板以四川花板爲上次  
卽婺源紫枰俱取木質結練入土不朽又次則湖廣福建  
水杉未免輕鬆枯脆其造作擇吉期必尋善做老手兩牆  
不宜太灣恐不能載土日久陷坍其糊縫塘裏封口全要  
真正生漆則性黏易乾方能堅久棺外亦宜多加生漆爲

簡通錄卷二

五

釘以蘇木爲上熟鐵次之

愚謂棺板固以上者爲妙不然亦當思其次但時地不  
同恐難拘定惟就其力量所到視其風土所宜急早如  
法爲之免至臨時草率致貽後悔向因早爲預備者少  
一家獨備每被親友借去往往不能得用是以備者愈  
少矣不知棺爲送終大事借者爲不情予者爲不孝卽  
使面阻亦不爲過奈何因噎廢食乎

入殮之時舉家哭踊將棺內事務憑之僕婢失誤不小須  
緩盡哀痛之情必要親自鋪墊手足要安舒勿得拗曲衣  
領要周正勿令捲摺四維多用石灰紙包摠塞緊密勿得



虛鬆久而肉化灰鎔相成一塊枕宜低平兩耳襯貼宜緊實庶幾不致搖動若在旅邸治喪欲從水陸扶柩者絞布絲繇必不可少裁褐最生虫蟻切不可用掛線蓋棺全要中正否則將來山向朝對不真

愚謂入殮之時生死永訣哭泣擗踊固人情不自禁然棺內事務緊要必鋪墊停妥再哭亦未嘗不可若舉家哭踊棺內之事委之僕婢不惟多有失誤後悔莫及且見輕忽其事而此心未盡卽子婦哀痛皆憤難於動手亦必臨棺親看擇親丁中之詳細能事者爲之庶失誤少而子心盡矣

簡通錄卷二

三

清明祭埽一歲一舉行此烝嘗鉅典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父墳墓或輪流值派或糾分合行甚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不孝莫大焉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託不過草草一盒了事且邀朋攜友借此遊玩踏青不敬甚矣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眾貧乏我可支持卽應竭力措辦相邀拜埽使祖宗血食不缺鄰村知爲某家之墳不敢縱畜作踐塋旁多栽樹木分其疆以免侵佔祭享必用牲醴佐以時鮮蓋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請客晏會趨炎附勢出分嬉遊不知浪費幾何獨於祖宗面上吝此一



歲一次之禮獨不念今日享用乃係何人創立即使祖父無遺當揣身從何來亦是祖宗積德所致吾願世之孝子順孫甯減己身之用度以豐祖宗之俎豆不可以享親大典視爲虛應故事至於世家大族墓旁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執管以租設祭使子孫人人樂爲誠法善而意深者也

愚謂清明祭掃視爲虛應故事不能盡其孝敬固往往有之更有本身父母委之子弟不惟享物不豐並不親身一往曾高以上絕無春秋麥飯矣祖宗父母亦安用此子孫哉夫受人一餐之惠人情尙知報答豈祖父之

簡通錄卷二

七

恩昊天罔極遂忍心背負直未之思耳若將此條反覆紬繹自心覺然不安憬然省悟而爲報本追遠之計矣如稍可支持品物務爲豐潔以盡其誠敬之心儻時勢艱難諸務節減隨分竭力亦足以展孝思而格祖考至於祭田若力能爲之固好不然緩以圖之可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愚謂三年之喪先王建中之制制則有盡終身之喪孝子感觸之情情則無窮至百世之養不但歲時祭享邱墓也培植埽除修理保護俱是養近見北方不肯輕立新塋每於祖穴前後左右密密附葬動至數十百塚南



方妄貪風水家道衰微之時以祖穴曾經發迹侵葬切近之處以冀復興或轉賣他人以圖重利均足以傷地脈而壞佳城甚有荆棘狐兔過焉而若忘斫伐作踐肆行而無忌雖有標掛虛文尙得謂之養哉

凡居官而春秋致祭朔望行香士庶之家敬神祀祖固曰禮在則然矣然而精誠不屬雖三牲五鼎登降拜跪徒爲具文神其爲我來格來享乎吾謂汝奉神與祖也必思所以致敬於神者何意又思我平日立心制行可以告無愧於神者幾何如祭山川社稷也以司其土者祀其神報本反始之意屬焉吾奉命以守此土果能又安保障爲眾神

簡通錄卷二

三

靈爽所憑式乎果能以生物爲心以養人爲事春秋祈報足以爲民請命乎如對先聖也則聖人爲萬世師表吾輩旣在綱常名教中果能不忝居弟子之列而對越無慚乎如對關聖也則忠肝義膽浩然懍然吾果能節義自矢而不懼威靈之譴責乎如對城隍則彰善癉惡日鑒在茲吾果能正直自慊而不畏神目如電乎如對諸家佛像則色相慈悲善氣迎人吾果能善根清淨而不淪於罪孽乎至於吾祀吾祖則憫然愾然洋洋如在矣果能繼志述事以祖父之心爲心乎合族之兄弟子姪疎者則同始祖之一脈也稍親者則同高曾祖之子孫也至親者皆吾祖父之



分形同氣也吾苟不能聯屬而親厚之或漠不關情視如陌路甚至爭奪興訟吾於對越之時尙何面目見吾祖宗父母乎以此思之則告虔端拜之際備物習儀者末也祇於一就位一俯伏直作神靈祖考如在其上吾以心相對照求可以對神靈而不愧質祖考而無慚卽此一時發人深省者多矣

愚謂居官及庶人之祭神祭祖以爲虛文故事者無論矣卽知盡物盡志大概渾言誠敬而已若卽其所祭而思其意又卽我之立心制行與所祭之意對照互勸誠敬方見真實下落果反身而誠我之心卽所祭之心則

簡通錄卷二

无

神歆祖悅來格而來享儻或不然將此意一爲提撕亦必戒慎恐懼而勉強克治之意自不容己矣祭禮豈徒然哉

吳文正公云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難遇只在方圓寸地圖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



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縣遠  
愚謂風水之說儒者視爲荒誕術家高談元妙今多覆  
古人舊迹好地未有不發亦未有發而地不好者也絲  
毫不爽如影隨形究其得地之故則有莫知其然而然  
者以上數條俱歸本於德儒者不得以爲妄術者無所  
驚其奇矣然求地亦不可不誠蓋葬親大事理當鄭重  
平日務講究地理畧明大意又慎擇明師不憚登涉兢  
兢業業惟恐置吾親於敗壞無氣之地如是以求之亦  
未始無益於德不然以爲吾所憑依惟在德矣安往而  
不得其爲地者已輕其事而薄父母豈有德者之所爲

簡通錄卷二

三

哉要之積德爲人人當做之事原無所爲而爲不因求  
地而始積豈因得地而遂懈人亦純其心而已矣

文公朱夫子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  
於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  
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水明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  
奪之情真矣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  
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歸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  
經過其地閒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誑告罔上文  
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  
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雲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齊



鳴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不見矣

孫文祥自浦城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且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午果見衣敝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此以延朝夕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謝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登第觀此則毀人之墳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己人謀卽工泉下人豈肯瞑目乎

簡通錄卷二

三

愚謂用詐奪人葬地與用財謀人葬地本以求福而良心盡喪情理難容反至得禍合觀以上二條天有誅而鬼有報可不知所警哉由此推之附近墳鄰或與此人睦或勒重價不得故爲傾害人之風水者抑豈無冥譴耶

清明祭埽非僅循拜墓虛文必也剪荆棘培松柏埜頭加土週圍仔細相視有無倒塌漏痕鬆薄板縫之處并狼窩獾洞及惡樹根芟蔓延將侵繞穴地應修築應填塞應斬除者上緊料理庶以安先靈於泉下而弗替也乃近來以掛埽爲故事藉祭饌以遊春其哀思修墓之意概乎不講



匆匆一拜內返於心安乎偶見拜埽詩云一年始得見兒  
孫正好團圓骨肉恩豈意到來來卽去空留細雨灑黃昏  
愚謂墳墓先靈所依須平日留心隨時修理直待清明  
祭埽方爲相度已見孝思衰薄從事怠緩矣若至此仍  
虛應故事漠不關情尙得謂之有人心乎嘗見鄭重墳  
墓之家素日已經修整完好又置莊田於墓所募人耕  
種薄其佃租而責其看守自己復時常省視如有應修  
之處卽時修理誠爲意美而法良然終不如令子孫居  
一家於此之爲得也至於修理墳墓之法別項尙所易  
知培植樹木剪除荆棘有未盡悉者近見無知之人以

簡通錄卷二

三

荆棘滿墳爲氣旺竟有保護禁約永久不動者亦有貪  
以爲利直待冬底始肯斫伐以爲燃爨之用者不知陰  
宅與陽宅同總以光昌潔淨爲宜况狼獾竊以爲穴亦  
由乎此爲害尤大培植樹木雖知以松柏爲最然多於  
穴相近以取蔭護蔚蔥氣象常至風水閉塞根莖滿穴  
况無千年不倒之樹地下之靈能安然乎是知培植松  
柏左右後面俱當在穴數丈之外面前卽數丈之外亦  
必開廠成行不可有礙朝向北方墳塋並多有栽楊樹  
者樹性易長亦易脆固不若松柏四時茂密能耐久遠  
且體質極其高大日後倒樹卽在數丈之外亦必震動



骨骸是又斷斷不可栽者也

名公巨卿邱墓內有墓誌外有豐碑再有華表人獸以及神道碑亭至士庶之家雖限於分而誌石墓碑不在禁例稍有力者內誌以石或紀事功或止勒亡者生庚故葬年月山向四至大概附埋塚內上樹碑一通不必過於高大嫌於僭也碑面照有無封贈職銜據實開刻考妣某某之墓旁書子某孫某敬立碑陰仍將父母生庚故葬年月并所葬坐山朝向及墳地四至丈尺墓田畝數明白刊刻庶可以示久遠以防侵佔葬遠鄉者尤不可不急講也

愚謂名公巨卿於墓誌等項固備爲講究士庶之有力

簡通錄卷二

三

者亦往往墓內埋誌塚前樹碑而術家言穴內只容一棺暈小僅堪一匝信斯說者父母不合葬棺外不用槨又曰明堂宜潔淨有瓦礫當拾之今乃塚內埋墓誌當面設石器得毋與風水有礙乎然欲斟酌變通亦有法焉誌石小巧薄妙只足據實刻載不必多尙浮文塚前之碑移於塚後或用小臥石一塊指於塚面至於誥封豐碑華表人獸則列於局外或勢遠之地近來富貴墳墓高砌圍牆多起門廳至令形勝佳城俱被閉塞阻隔更無謂也

作宅墳塋栽培樹木如人衣冠齊整令人望之起敬每見



樹木蒼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  
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住宅固宜墳塋尤  
甚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植也若先人所培植者恣  
意妄伐漸至凋零塚內何人任意戕賊不獨爲敗之徵其  
爲不孝已甚矣但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  
顧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  
不爲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耳因占二絕爲斫伐  
者勸焉滿山松柏久成陰魂魄依棲愛茂林孝子慈孫當  
世守年年瞻拜一憑臨可嘆兒孫意在錢傷心古木已參  
天斧斤盡伐無餘樹空使啼鴉繞墓田

簡通錄卷二

書

愚謂樹木蔭墳棲祖宗之魂魄壯外人之觀瞻此理人  
人盡知稍有孝思者雖至貧窮亦不忍伐若迫於飢寒  
不暇顧惜背眾竊伐富者濟之勉之猶可禁止至貧而  
無賴之徒不知孝慈爲何物於族中貧乏者則串通之  
懦弱者則挾制之糾眾公賣名曰淨墳此時濟之不勝  
勉之不聽雖買賣墳樹例有嚴禁旣恐傷恩又慮激變  
族中富者誠存仁人孝子之心爲委曲保全之計惟有  
卽樹之值解囊買之復於地方官呈明立案公樹私買  
賣者不得復有分股私買蔭公買者不得擅動根株庶  
可永保無替矣不然富者但知貪利不知好義將塚內



之人所恨於貧者尙淺所恨於富者更深甯僅薄乎云耳哉

謹案州志公字德章號毅齋世居清風店乾隆癸酉科選拔貢生歷任河南陝州安徽廣德州山西絳州解州州判署山西吉州稷山河津等處知縣皆有政績後陞浙江桐廬令引疾歸里譚中丞尙忠贈匾云威鳳一羽又題聯曰兩袖清風真梓里一帆高躅在桐江晚年究心理學誨人不倦卒年九十所著有簡通錄二卷乃取陳文恭公訓俗遺規語增釋之以教育家而化民者譚中丞子光祥視學雲南重刻是書訓迪士子張厚甫先生令山左時亦頒是書以勵風俗布帛菽粟之言切近篤實真立身之良規也

簡通錄卷二

三



重刊簡通錄跋

愚讀論語集傳賢賢易色章吳氏註疑之以爲聖賢  
教人惟以務實故於餘力學文後卽以此發明之初  
何嘗有流弊者證之他書作易之道取法乾坤六子  
書之五教詩之六情一部戴記之所諄諄者不可更  
僕數中庸言達道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五常孟  
子道在邇事在易數言以及後世諸儒之所得力何  
一非從五倫作起豈亦如今之讀四書五經學搦管  
爲文以取科第而已然後爲學乎宇宙間愚夫愚婦  
本其至性至情行一事通神明貫天地世所謂文人

重刊簡通錄跋

一

學士者亦相與張目縮頸矢口嗟歎而道之而觀其  
所事博者談攷據睥睨一世士陋者文詞焉而止耳  
至問書之切於日用者何事則茫然大惑是尙可謂  
之學哉陳文恭公輯五種遺規於養正教女訓俗在  
官學仕皆實指人之所以爲人者定州馬君輝讀而  
好之行事於遺規乎取法又取訓俗遺規中之袁氏  
世範等書分注而詳譯之名曰簡通錄以爲世勸顧  
其書刻於定州王文泉先生之畿輔叢書中而吾鄉  
之傳焉者鮮我族伯父星符公樂善好施敬宗收族  
賑救鄉里諸善事行之如不及固已無負是書非世



之文人學士所幾矣又憫人之未盡知之也月講此  
書於村者三復鏤版以廣其傳焉愚觀吾鄉之學者  
類皆窮經籍究根抵懇懇爲倫紀中人不汨沒於流  
俗記誦之事况得是書以奉爲圭臬不益學術正而  
風俗厚乎爰繫數語以誌鄉之讀是書者光緒甲午  
孟春中澣族姪樹楷謹跋



重刊簡通錄跋

二

孟春中澣族姪樹楷

善於村者三復鏤版以廣其傳焉愚觀吾鄉之學者類皆窮經籍究根抵懇懇爲倫紀中人不汨沒於流俗記誦之事况得是書以奉爲圭臬不益學術正而風俗厚乎爰繫數語以誌鄉之讀是書者光緒甲午孟春中澣族姪樹楷謹跋

孟春中澣族姪樹楷  
齊臨海刊刻刷印



